

“百姓心中有杆秤，只有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爱群众，时时处处为他们着想，为他们做事，群众才会拥护你。相反，如果只琢磨当官，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，甚至损害群众利益，老百姓肯定反对，也是干不长的。”

雷正西上任时表露心迹的发言一语成谶。7月26日，一片争议声中，在神木先后做了5年县长、3年县委书记的雷正西离任。

3年前接替郭宝成任神木县委书记时，方兴未艾的免费医疗面临何去何从，雷正西坚决表态会强化免费政策，稳住人心。

3年后，随着民间资本崩盘，免费医疗深陷“亏空”传言，新农村建设遭到百姓质疑，雷正西的离任，将一个残局连同汹涌的民怨留给了继任者。

当地人期待继任者尉俊东会“烧三把火”，但新书记一直低调，罕有公开露面。8月7日，尉俊东到神木法院检查工作，要求全力化解民间借贷纠纷，维护神木稳定。

至今还无人能解神木的走向，它会成为下一个鄂尔多斯吗？

神木残局

一个人、一座城和资金黑洞

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朱洪蕾

政府暗地支持民间借贷？

尽管大半个月前，群众还因雷正西要走，聚集在政府门口“强行挽留”，讨说法。但几天之后，雷正西真走了，神木县城却平静如初。

“堵了他又有什么用？”8月2日，神木县城惠民路一家KTV的经理梁慧(化名)无奈地说，现在没人能解决神木的难题。

惠民路地处神木县城长途汽车站北侧，街道两边集中了众多的高档会所。40岁的梁慧见证了这条街从繁华到如今的衰落。

换作往常，一入夜，县里的富豪们便开着豪车前来光顾，挥金如土，她忙起来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如今随着富豪们纷纷躲债、跑路，这里的高档会所也跟着大批关门转让，只有极少数还在苦撑，比如梁慧打工的这家KTV。顾客少了，她现在闲得要用手机刷微博打发时间。

从街头上开出租车的司机，到社区里摇蒲扇纳凉的老人，似乎所有人都把这一切归咎于雷正西。梁慧说，总得为神木民间资本惨遭“破产”找一个“负责人”，“雷正西是一把手，是他把我们弄乱套了！”

与跑路的大老板相比，梁慧只是神木民间借贷链条上最普通的环节，与她一样的，还有数万个家庭。

两年前，梁慧将手里仅存的50余万元现金借给了一个开担保公司的人，对方答应她月息一分利。

“神木人早就通过赚取利差来以钱生钱，家里只要有点钱，都会借出去吃点利息，一般人拿出10

万、20万的，有钱人更是上千万，县里领导明着不说，暗地里鼓励。”梁慧说。

与此对应，2007年以来，神木县典当行、担保公司的数量猛增，在县城麟州街、精煤路、人民路，随处可见典当行挂出的招牌。

存款人、地下钱庄和借款人三方组成的民间融资机器在神木高速运行。当地人介绍，在宾馆租个房间，找两三个人就可以出去找钱了，随手拿一张白纸，写个字条就是票据。而存款人一般是地下钱庄经营者的亲戚、朋友，还包括少数像龚爱爱这样的银行从业者，直接把银行贷款注入地下钱庄。

当时，“地下钱庄”从存款人手中以月利率2%到3%吸收现金，再以月利率3%到4%放给借款人，极个别时期，典当行中的大户和老板提供五天以内的大额资金紧急周转，开价高达5角，年利率为600%，约为银行利率的100倍。

面对民间借贷的疯长，神木县一位退休政府官员回忆，2010年县政府全体会议上，雷正西说：“金融安全直接影响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，相关监管机构要汲取鹤岗等地非法集资崩盘的教训，有效规范民间借贷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。”

但在公开场合，雷正西几次对小额贷款的表态及站台，被看作是政府对民间融资的支持。

当地人介绍，高峰时期，神木的地下钱庄保守来算也有上千家。“风险谁都知道，但雷正西说过要支持民间资本，当时就仗着政府肯定得保着。”梁慧说。

(下转B02版)

▶神木县城西北角，建设了多年的新村仿佛一座“鬼城”，少人入住。
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摄

